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意大利卷

3

重庆出版社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意大利卷

3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黎东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24

意大利卷 (3)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75 插页 6 字数 495 千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

*

ISBN 7-5366-2484-0/I·474

定价:26.00 元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卞之琳 冯 至 艾 青 罗大冈 林 林 林默涵
季羨林 萧 秧 萧 乾

编 委 会

总 主 编：刘白羽

副总主编：叶水夫 沈世鸣

(以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常务总编委：吕同六 吴元迈 张 羽 陆梅林 黄宝生

总编委：

马 烽	王央乐	王佐良	戈宝权	叶水夫
叶君健	包文棣	冯亦代	刘 宁	刘白羽
刘绍棠	朱 虹	朱子奇	吕同六	孙家晋
孙绳武	许磊然	沈大力	沈世鸣	李 芒
李文俊	李明滨	李辉凡	李赋宁	杜 埃
陈 桑	杨燕杰	吴元迈	张 羽	张 黎
张敏生	陆梅林	范大灿	周宗贤	周珏良
林洪亮	柳鸣九	草 婴	施咸荣	殷 白
袁可嘉	夏树人	秦顺新	高 莽	高慧勤
钱善行	鹿 金	黄宝生	蒋际华	董衡巽
蒲华清				

意大利卷编委会

主 编：吕同六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儒庭 吕同六 肖天佑 吴正仪

内 容 简 介

本卷选收了意大利反法西斯文学的长篇小说一部,中短篇小说7篇、诗歌6篇、剧本一部。这些作品大多出自意大利当代文坛的大手笔,在意大利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莫拉维亚的《乔恰里亚的女人》是享有世界声誉的长篇小说,从中可体味到意大利式的欢乐与痛苦、爱情与怨恨。剧本《罗马涅女人》曾获1957年的玛尔佐托奖。其它的小说和诗歌从不同角度表现意大利人民在法西斯的统治下内心的痛楚和精神的苦闷,讴歌了抵抗运动的战士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英雄风貌。

编辑凡例

2.《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按国别和地区分卷,共52卷:苏联10卷,法国4卷,德国、奥地利4卷,美国3卷,意大利3卷,日本2卷,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2卷,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2卷,欧洲多国2卷,东南亚1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1卷,波兰1卷,保加利亚1卷,南亚、西亚、非洲1卷,南斯拉夫1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1卷,朝鲜1卷,中国12卷,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

4. 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 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 均经过重译或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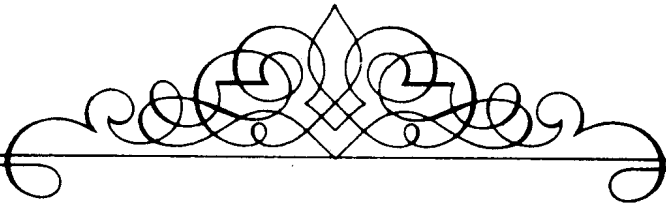
5. 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原则上选收其一部。凡收入的作品,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译者简介;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

11/12/2020

目 录

编辑凡例.....	1
乔恰里亚的女人.....	[意]莫拉维亚著 蔡 蓉译 1
游击队里的婚事.....	[意]维加诺著 姚荣卿译 324
牲畜林.....	[意]卡尔维诺著 贾鏊新译 336
贝维拉河谷的粮荒.....	[意]卡尔维诺著 贾鏊新译 343
安蒂莫尼奥.....	[意]夏 侠著 沈 珩译 350
一个德国人的假期.....	[意]温杜里著 王 军译 402
旅 馆.....	[意]帕里塞著 袁华清译 434
一封私人信件.....	[意]托比诺著 沈萼梅译 441
山 羊.....	[意]萨 巴著 吕同六译 448
阿尔蒂内利剧院.....	[意]萨 巴著 吕同六译 450
希特勒的春天.....	[意]蒙塔莱著 吕同六译 452

我的祖国意大利·····	〔意〕夸西莫多著 吕同六译456
致切尔维七兄弟和他们的意大利·····	〔意〕夸西莫多著 吕同六译458
最后的游击战士之歌·····	〔意〕福尔蒂尼著 吕同六译461
罗马涅女人·····	〔意〕斯夸尔齐纳著 王天清译463



乔恰里亚的女人

〔意〕莫拉维亚 著
蔡 蓉 译

Alberto Moravia

La Ciociara

据 Bompiani 1964 译出

第 一 章

啊，当我离开我的家乡，来到罗马当新娘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你们当然听过这样一首歌谣：

“乔恰里亚的女人当新娘，
有人送细绳，
有人送鞋子。”

我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了我的丈夫，细绳和鞋子，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他把我带到了罗马，我当时很高兴来到这里，却不知道正是在罗马，厄运降临到我的头上。

我长着一张圆脸，一双大大的、黑黑的、但有点发呆的眼睛，浓黑的头发长到齐眼，梳成两条粗绳子似的辫子。我的嘴唇象珊瑚那样鲜红，我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洁白而整齐的牙齿。我当时身强力壮，头顶戴上垫圈，能顶上 100 斤的东西。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但是，他们给我准备了体面的嫁妆，就象给一个贵妇人准备的似的，都是 30 件一套：30 条床单，30 个枕套，30 条头巾，30 件衬衫，30 条短裤，都是质地细腻的毛料和妈妈用织机纺出来的布料。有些床单还是绣花的，上面有许多美丽的刺绣。我还有很贵重的红珊瑚项链，金耳环和红珊瑚耳环，镶着红珊瑚的金戒指，还有一枚镶红珊瑚的金别针。除了这些，我还有祖传的金首饰，

我还有一枚可以别在胸前的纪念章，上面有一只非常美丽的浮雕宝石，雕了一个牧人赶着一群羊。

我的丈夫在台伯河畔大街5号小巷，经营一家小食品店。他在店铺上面租了一小套房间，从卧室窗口伸出身子，我可以用手指触摸牛血般鲜艳的招牌，上面写着“面包和点心”。小套间有两扇窗户朝向院子，两扇窗户朝着大街，一共有4个小房间，狭小而且低矮，但我把它们布置得井井有条，有些家具是从鲜花广场买来的，有些是家里祖传的。卧室整个布置一新，仿木的镀铜大床，绘着图案，床头装饰着花束花环。

大厅里装有一张漂亮的细木沙发，铺有花卉图案的布套，两张同样质地，铺同样布套的小沙发，一张吃饭用的圆桌子，一个餐具柜，里面放着装水果、带鲜花图案的镶金边的细瓷盘子。

我的丈夫每天一早就下楼上店铺去，我留下整理房间。我清刷、擦洗、掸灰尘、打扫每个角落和每样东西。清扫完毕之后，家里亮堂得整个就象一面镜子，柔和、宁静的阳光从挂着雪白窗帘的窗户投射进来，我打量着屋子，瞧见它们整理得那么整齐、洁净，所有的东西井井有条，心中不禁升起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啊，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是多么美好！这家跟任何人无关，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我就靠打扫和整理它来安度一生。清扫以后我就穿衣服，仔细地梳头，提上篮子到市场去采购。市场离家只有几步路，我在货柜间转悠一个多小时，主要不是为了采购什么，因为货架上的大部分东西，我们的小店里都有，我只是什么都瞧瞧，水果、蔬菜、肉、鱼、蛋。我对这儿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喜欢计算价钱和赚头，估价质量，发现卖主的欺诈手法和伎俩。我还喜欢讨价还价；拿起东西掂掂份量，把它放还原处，然后又回来讨价还价，最后，我什么也不买。那些卖主中有人向我献殷勤，向我暗示他会送给我免费的东西，只要我顺从他，然而我让他很快明白，我跟那一类女人毫无共同之处。我一向傲慢，一点儿小事就会让我发火，气得热血直往脑

门上冲，幸运的是，女人不象男人兜里揣着刀子，否则，我也可能会杀人的。

卖主中有一个最使我讨厌的人，死乞白赖地纠缠着我。有一天，他竟要硬行塞给我什么东西，我拿起一根大别针，在他后面紧追不舍，幸亏警察出来干预，否则我就把大别针戳到他的脊梁骨里去了。

我情绪饱满地回到家里，把做汤的水烧上，放进香料、几块骨头和几片肉，随后就很快下楼到店铺去。我在那里也很愉快，我们什么都卖一点儿：面食、面包、大米、干豆、罐头、酒和油。我站在柜台后面就象一位女王，手臂光裸到胳膊肘，胸前别着那枚带有浮雕宝石的纪念章。我拿东西过秤，用铅笔敏捷地算帐，再用一张黄纸把东西包裹起来，递给顾客。他，我的丈夫，动作就比较缓慢。说起我的丈夫，我忘了说，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已经几乎是个老头，有人说我跟他结婚是为了有利可图，不错，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他，但是上帝可以作证，我一直是忠于他的，尽管他却谈不上忠于我。他是一个有自己主见的男人，可怜的家伙，他最大的主见就是，以为别的女人都喜欢他，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长得肥胖，但并不是健康的肥胖，黑眼眶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一张腊黄的脸，就象涂抹了一层烟草屑。他脾气暴躁，内向，粗野无礼，谁跟他有不同意见就得倒霉。他时不时地离开店铺，我知道他去找某个女人了，但我敢发誓，如果他不给钱的话，女人们是不会顺从他的。要知道，有钱就有了一切，金钱甚至能诱使一个新娘撩起裙子。当他心情愉快甚至热情、彬彬有礼时，我马上就明白，那是他的欲望得到了满足。相反，他找不到女人的时候，就变得情绪阴沉，对我没有好气，有时甚至打骂我。有一次，我对他说：

“你如果需要，就去找妓女吧！可你别碰我，否则，我就离开你，回我的老家去。”

而我不愿要情人，尽管我已说过，有许多人追求我。我的全部

兴趣都投入家庭和店铺里，我生了女儿以后，整个兴趣就放在我的女儿身上。爱对于我来说已无关紧要，甚至，也许可以说，由于我的丈夫是那样的苍老和难看，爱已几乎让我讨厌了。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我什么也不缺少。再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女人应该忠于丈夫，即便男人就象我的丈夫那样不忠于她。

几年以后，我的丈夫再也找不到顺从他的女人，即使用钱也找不到了，于是他变得难以令人忍受。好长时间我没有跟他做爱了。后来，也许是因为没有女人的缘故，他重又纠缠住我，想强迫我跟他做爱，但不是象丈夫跟妻子那样，而是象妓女跟他们的嫖客之间那样，譬如说，他揪住我的头发，让我用嘴巴吮吸他那个东西，这是一件我从来不喜欢干的事情，即便是我头一次作为新娘来罗马的时候也不愿意干的，当时我曾经觉得自己这样幸福，以致我几乎以为我爱上了他。于是我对他说，我再也不愿意跟他做爱，不管是象新娘那样，还是象妓女那样。他第一次揍我，竟打得我鼻血直流。后来他见我态度坚决，就不再纠缠我，不过开始恨我了，并且用各种方式折磨我。

这一切我都忍受了，但骨子里我也恨他了，不愿意再瞧见他。我在忏悔时，把这一切都向神甫坦白了，总有一天，事情会闹得不可开交的。这位神甫倒确实是个真正的神甫，他劝我任劳任怨，向圣母倾吐我的全部痛苦。就在这个时候，我雇了一个小女孩干家务，这个叫比采的姑娘才十五岁，是亲戚给我推荐的。她还几乎是一个小女孩，我丈夫却开始盯住她了。当他看见我忙于应酬顾客的时候，就离开店铺，疾步登上楼梯，溜进厨房，象一头狼似的向她扑过去。这一次我教训了他，要他别再打扰比采。可是，他却屡教不改，继续纠缠比采，我把她辞退了。他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恨我，他开始叫我乡巴佬：

“乡巴佬回来了吗？……乡巴佬在什么地方？”

总之，这真是名符其实的折磨。当他得了重病的时候，说心里

话，我几乎觉得浑身轻松自在了。不过，我还是实心实意地照顾他，就象丈夫生病时应当照顾的那样。谁都清楚，我不再照顾店铺了，整日价守在他身边，甚至连觉都不睡了，末了，他死了。于是我重又体验到差不多是幸福的感觉。我有一个几乎是天使般的女儿，确实，我对生活再也无所求了。

1940、1941、1942、1943，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年代。当时正在打仗，这是真的，但我对战争一无所知，我心里只有我女儿，因此什么对我都无关紧要。他们如果愿意，就相互残杀好了，用飞机、用坦克、用炸弹，对我来说，只要保住店铺、住宅就够了，就象我当时那样。实际上，我对战争所知甚少，因为，尽管我会算帐，也会在一张明信片上签字，但说老实话，我认不了多少字，报纸我也看；但只关心黑幕新闻中的凶杀案件，而且还是让罗赛塔给我读报。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对我来说，就象俗话所说的，屠夫、杀手，都是一丘之貉。光顾店铺的军人们说，我们在那个地方要打胜仗，我们要开赴这个地方，我们将如何……我就告诉他们，对我来说，只要店里生意好，什么都行。

我的生意确实不错，虽然当时实行那个令人讨厌的配给制，罗赛塔和我几乎整天手里拿着剪刀忙乎，好象我们是两个裁缝，而不是掌柜的。由于我精明能干，店里生意不错，我在过秤的时候，总能赚一点儿，另外，因为实行定量供应，我们也作一点黑市生意。罗赛塔和我不时地关上店门，到我的家乡或附近别的地方去。我们带上两个空的大纸板箱子，然后满载而归，什么都带一点：面粉、香肠、鸡蛋、土豆。我买通了警察，因为他们也饿着肚子，这样，我偷偷卖出的东西，要比公开卖出的多。

一天，有一个警察打算讹诈我。他来到店里，对我说，如果我不跟他做爱，他就告发我。我不动声色地对他说：

“好吧……你稍晚一点到我家里来。”

他脸红了，好象给了他一下似的。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在约

定的时间，他来了，我让他跟我去厨房，我打开一个小盒子，抽出一把刀子，突然指着他的脖子说：

“你要告发我，但我先把你宰了。”

他大惊失色，急忙说，我发疯了，他只是开一个玩笑而已。他又补充说：

“你难道不是和其他女人一样吗？你不喜欢男人吗？”

我回答他说：

“这些事情你该去对别的女人说……我守寡，我开了爿店，我心里只有店铺……对我来说，爱已经不存在了，你好生记住我的话。”

他没有马上相信我的话，有一段时间他继续向我献殷勤，不过态度倒是毕恭毕敬的。而我却是说了大实话。罗赛塔出生之后，也许在此之前，我对爱情就不再感兴趣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从来不能忍受别人摆布我。虽然我的父母当年没有为我定亲，但我自信今天我可能还是母亲造就我的样子。

外表是不可信的，因为尽管我个子矮了些，随着岁数的增长，我胖了些，但我脸上的皮肤细腻，没有皱纹，一双黑黑的眼睛，牙齿雪白，我是讨男人喜欢的。那段时间，就象我说过的那样，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年头，数不清的男人向我求婚。但我知道，他们是被店铺和房子所吸引，连那些一本正经地爱我的人也不例外。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店铺和房子比对于我更有吸引力，他们自欺欺人。但我有自己的判断，我想：

“为了店铺和房子，我难道会委身于任何一个男人……为什么他们就与我不一样呢……我们都是用面喂大的人。”

我不说他们是富人，但至少应当是小康人家。然而不是，他们是一些失意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是急切需要结婚的人。那不勒斯安全部门的一个家伙，比别人装得更象坠入情网的样子，竭力地诱惑我，对我无比殷勤，甚至以那不勒斯方式叫我“切西拉太太”。我